

梦江南

我与“烟花”撞了个满怀



台风“烟花”袭击甬城期间，我一直在海曙区洞桥镇树桥村一线抗台，当时将抗台点滴的图文发表在微信朋友圈，直到撤离树桥村后，才有精力整理文字。因为从事文联工作，所以为这篇文章取了个文艺点的题目。

一、“烟花”逼近

随着台风“烟花”的临近，全市抗台的气氛愈加紧张。按照组织安排，各党群机关均组建援助突击队，奔赴基层一线，我带海曙区文联党员突击队一行赶赴洞桥支援。

7月24日是周六，下午4时，我们突然接到上级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受连日来暴雨影响，鄞江水位将暴涨，决定要对树桥村村民进行转移，情况瞬间变得非常危急。

树桥村人口较多，本村人1300名，外来人口上千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移群众压力巨大。联村干部李委员已到村委会，召集村民组长和党员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再三说

明即将到来的洪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将淹没整个村庄，群众必须立即转移。村民组长和党员骨干立即行动，三到五人一组，摸黑挨家挨户通知群众转移，有条件的尽量投亲靠友，没有条件的可以撤到镇上三个安置点，尽量将家中冰箱、洗衣机等贵重物品搬到二楼，以减少损失。还强调撤离期间，村里会安排村民骨干负责邻里守望，保护村民家中财产安全。

按照计划，7月24日晚上动员老弱病残者先投亲靠友，第二天上午再进行大规模转移，到中午全部完成转移任务。

二、午夜铃声

等我和同事徐红辉从村里回到临时住所，已是晚上10点。听得外面开始刮风下雨，雨水猛烈地敲打窗户，台风“烟花”对我市影响遽然加剧。

午夜12时左右，突然响起的急促手机铃声将我叫醒，是镇上吴书记的电话，他声音严肃地说：“现在情势万分危急，你们必须马上向联村的李委员报到。”打通李委员的手机，对方的声音有些低沉，说：“村民必须马上转移，你们若来了，要做好可能走不了的准备。”

我略怔了一下说，我们马上赶到村里。他说，那好，七八分钟后有辆车来接你们。事后才知道，当时他们已有最坏打算，如四明山降雨量持续增大，水库只能加大泄洪量，极有可能会发生房屋冲垮的情况。

当我和同事徐红辉下楼走到宾馆大厅时，面包车已经停在了宾馆大门外面，狂风暴雨没头没脑地扑面而来，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面包车在雨夜中狂奔，很快抵达村口，元贞桥已经被水淹没，人们在桥的两头垒起了沙包坝拦水，我们只能蹚水进村。

向李委员报到后，我们马上赶往村文化礼堂，大批村民已经集中在这里，等待乘坐安排的车辆撤离。由于人数太多，许多群众都站在礼堂门廊下，等到撤离了一批人，

我们才挤进礼堂内。

临时抽调的车辆十分紧张，每次车辆到来的间隔时间较长，每批又只能乘坐30人左右。焦虑和不安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巴望着早点离开，现场一时有些混乱。经简单商量，我们开始在礼堂内大声宣传：“让孩子、老人、妇女先行，大家放心，政府会保证每一位百姓全部安全转移，安置点已备好食物供应。”人们开始自觉闪开道路，让体弱幼小者等候在门口，现场变得有序。

由于车辆受阻无法进村，只能在元贞桥头等候，每当一辆车到达时，人们必须顶风冒雨走上两三百米路程，人群中尚有尚在襁褓里的婴儿，白发苍苍的老妈妈，乘着轮椅的残疾人……队员们扶老携幼，一趟趟地出入风雨转移群众。当得知一位90多岁的妇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时，两名队员将她一路背过来。

经过3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在礼堂的群众终于全部转移，刚才还人头攒动的偌大礼堂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当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走到村口，这时一般车辆已无法进出，我们乘坐一辆镇上的消防车离开。一路上，风雨更大了，它吼叫着，狂躁地肆虐着大地上的一切，沿途许多路段已经淹没，一辆辆汽车浸泡在水中。

作者简介

陈鸿，海曙区文联副主席，宁波大学和宁波市委党校客座教授，宁波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百家、民主与法制等已发表各类文章三百余篇，已出版个人作品集《百味一品》、散文集《斯地放歌》，《斯地放歌》和长篇《大地烟云》列入宁波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幸福年

消暑食物六记



戈壁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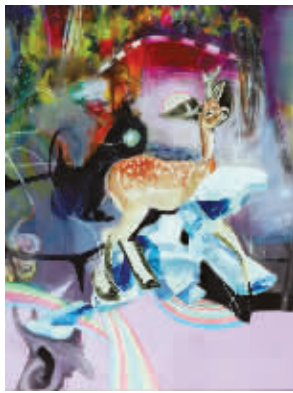
水阔天长是昔年
读《午夜手记》
《驿动的心——徐子鸣作品选》
所想到的



大山雀

又见萤火飞舞！
四明山夏夜美如画

推荐榜



《迷雾森林》单昊 绘



韩利诚

当代艺术：
宁波不可或缺的艺术生态链



想象力

成年人的世界

陈慧活过



记者 边城雨 摄

上午10点多，菜市场的人已经稀稀疏疏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货物后准备收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慢吞吞地走过来，拿起一只塑料的瓜刨、一只马桶刷，很客气地问我：“几钿？”

本地人问价时会说“几块洋钿”，老先生的“几钿”是明显的上海口音。

上海距离我的家乡南通的路途不远。在小镇菜市场混生活的这些年头，我的耳朵捕捉过四面八方口音：东北的、河南的、安徽的、广西的、四川的、湖南的、贵州的、江西的……

本地人品不出这些外地方言的玄妙，我往往是一猜一个准，而且，与我的家乡靠得越近的人，我越是觉得亲切。

我问老先生：“阿伯是上海人？”老先生点点头：“我家在上海浦东，小儿子10年前来这边半山的景区承包了一个院子经营民宿。乡下的空气好，蔬菜又新鲜，我蛮喜欢，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到儿子这里住几天。”

我说：“阿伯，我是江苏人，娘家在南通地区，和你算得上半个老乡呢。”

一提到南通，老人来了兴趣。

他说：“南通我知道的，如东、启东、海门、海安一片我曾经去出过差，不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说，三四十年前，我也就是个几岁大的小不点儿，但我对上海这两个字的印象特别深刻。苏中农村家家户户养鸡养鸭，我们家二十来只鸡鸭生的蛋除了过年过节打打牙祭，其余的全被我奶奶攒在一只褐色的矮脚缸里，定期有人上门来收购，转手贩卖到上海去。从那时起，我对上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向往，觉得上海是个好地方。天底下那么多人，数上海人顶幸福了。别的不说，天天有香喷喷的鸡蛋吃，还不把人美死！

老先生被我的话逗乐了，笑眯眯地说：“我年轻时正好就是上海禽蛋公司的经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老人一脸认真：“你们江苏那边的蛋贩子收购上来的鸡蛋鸭蛋全卖进了我供职的那个禽蛋公司。”



可
阅
读
全
文
扫
描
二
维
码

作者简介

原籍江苏如皋，新余姚人，70后职高生，菜市场卖小百货为生，摆摊之余写写小文，2018年、2021年相继出版散文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和《世间的小儿女》。



【买一送一】签名版《世间的小儿女》
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签名版
扫描二维码立即购买

可
阅
读
全
文
扫
描
二
维
码

